孫徵君日譜錄存

孫徵君日譜錄存卷之二十二

康熙三年甲辰八十一歲

七月　　　　後學永年武汝清校刊
　　　　　　　　武陟王　軺
初一日　　　姪孫堪琴十世孫錡桂十一世孫□□纂輯

贈李鄰蕃　之子是良友況復結朱陳愧余父子拙
愛爾爺兒眞憶昔家常從三臺舊址鄰牆促遁教
在風氣欲還醇君自出流俗襟期抗古人垂老余
南下構茆衞水濱廿年懷故舊千里走風塵余發
雖衰憊君不辭苦辛世事若觀火誰先爲從□□
喜有仲達相攜共渡津一言重知己殊愧廚儲□

昨過范陽道季方挽我輪令歸臥斂廬元方共夕

晨泬風黍禾香君當過我頻

膊九十二歲王叟　無機無械一愚民不受彫傷氣

獨醞較昔榮公加二歲擬然帶索不憂貧

初二日

知已說　稿入集

劉𪑐㴱宦歸詩以候之　蕭蕭萬里一孤身宦況於

君奚止貧逢此百罹神有主天心王汝豈無因

初四日

陰花呈招飲　論交兩世喜同聲攜幼相過洽久情

招飲正不勞治具披衣起坐待天明

初五日

柴太公宗之　久客今來過故山幸從婣誼識仙顏爽由筆墨堪娛日身與白雲到處閒

初六日

贈劉重華　我雖常作客知君已有年始自庚子歲邂逅締良緣相見無宵晨有疑共披豈精氣君方壯旅力我云愆人生貴適志勿為物欲牽府撫絃按琴或讀聖人篇求志與達道顯晦　有權君已有深情假運豈泚然

與劉公理語一則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皆見皆仰何等光明後偉恥過作非費盡心力祗成其爲小人而已矣史冊中兩般人影樣俱在第看遽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其使乎云欲寡其過而未能此與夫子憂不善不能改與假年學易可以無大過同一心事此所以爲夫子之友也清夜自認我輩果有此一段心腸何患不升堂入室乎予嘗有贈友聯曰未竟厥功須寡過欲成其是在知非公理自叙從前浮躁處多過誤不小較伯玉知非還早十年只此一不覆痛恨攻之念便

是眞實學道之人述此以堅其末路

初七日

天埀象帝王法天以經理萬世如牛郎織女此正天以男耕女織昭示天下萬世帝王則之令男歸耕而女歸織曰男女則盡乎人矣曰耕織則盡乎男女之事矣此正天人相通之脈絡一理相貫一氣相感世人於七夕多作乞巧之談如鵲橋乞巧辯說不知何所取爾也

初八日

復張十卿呂文甫 十六年不入里門得拜先塋爲

幸又喜得晤雙璧三日領教令人意消神遠凡幸
之幸也僕平生無他嗜好獨以交朋為性命正物
膺疾忽接手書相念之殷益增我企慕耳相隔不
遠握手有期諸懷面悉

初九日

胡登子招飲有懷信山　屈指别君幾度秋蘇門烟
雨共追遊我今歸里飲君酒君卻依然天際頭

初十日

重華招飲　清秋移坐月光深遠邇集來俱素心醉
客主人不易得毫年竟夕喜披襟

是日夏峯家報至計三紙

十二日

連日齒痛夜痛則不能寐晝痛則不能食衰年口腹

尚不免於飢渴之害況饑渴之害心有百倍於飲

食者乎當甘食之時而害心者已伏初非雨餒故

日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孫魏二子設教南家各有父子兄弟廸子暨兩兒六

孫實至計十七人　禾香秋色儼初新一室廸子

三輩人老幼墻東嶷避世儀文不事皆情眞

十三日

子年八十有一在家在外時與老人爲粉會者昔人金谷會石季倫主之此無足述而文潞公之耆英會司馬相公之眞率會暨慕千秋矣尤勝者則白太傅之香山也一時九老胡杲年八十九吉畋八十七劉眞八十七鄭據八十五盧愼八十二張渾七十七易則七十四僧如滿九十五遺老李元爽一百三十六餘不及七十者雖與其會而不列其名洵古今希覯焉

十四日

訓翔優禮處士二八日陳濟吳與爲永樂初詔修圖

史爵以布衣同學士解縉爲總裁大宗伯李至剛

以下儐充纂修官英廟特遣行人召與宴至賜宴

文華殿授左春坊左諭德三以老疾辭三降溫旨

慰留復賜銀幣給月糧遣行人護歸俱賦與迎

十五日

合族老幼八十餘人　祠祭畢各謁其墓立彥穀齋

時果祠前昭穆列坐修敦睦之意

當二河屏驛從衆馬過訪樂是廬

十六日

拜季父成軒先生墓　季父別將四十春伺留古道

始令人回思張順庭闔日猶幸鴻原慕此鄭

十九日

閱望雅隨筆錄　爾虔先生嘗云讀有字書要識無字理理無一處不在無一時不在無一物不在書則隨人意與所至隨處隨時隨物而文生焉要無一不本諸理若離理之文何以為文余少年讀書有會心語輒記之册名曰隨筆錄其藁已不存矣今爾此册亦無倫類殆似余少年所錄者然余閱之雖無倫類無不可以一節見全體正以理無偏全無精粗無小大所謂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

謂之知不仁不知又何見焉爾庶幾可與言此故
亦名其册曰隨筆錄

二十日

題汪孫史約　凡經史載籍總以明理讀書破萬卷
何為然理須證之事而始明蓋天地間無離事之
理故窮經者必考史庶不至有體而無用耳真能
領悟者任舉一事而理在任舉一才而經在萬殊
原於一本一本散為萬殊此物此志也汪孫從子
過里門服事之暇讀史而摘其要錄三百餘葉成
帙標曰約史志少也予曰史極博而予以約蓋非

博不能約也不知約之義者未有能博者也世間載籍何限從區窮搜老死無完滿之日故夫子呼參曰吾道一以貫之又語賜曰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予一以貫之夫子之所謂一即所謂理也曾子之忠恕正以明此理也不忠不恕安得一進賜於一亦進之以明此理耳欲凡學者須從一上做工夫方有要領顏淵曰約我以禮正是一貫之傳夫子所以獨稱顏氏子爲好學乎讀史當知所以主張乎史之中者則約之時義大矣哉

烈婦王孺吉娶李氏一則　入取節錄

二十一日

晨起謂諸子曰吾人應事接物我之所得自作主者有義在焉一毫臆見無所著我之所不得自作主者有命存焉一毫人謀不得用一歸之義命則貧賤富貴禍福死生將無入而不自得矣彼破義衡命者費盡心力究竟何益祇成其為行險之小人聖人開口教人只是知行兩字離知行別無入聖之路然知行兩字又是分不開的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知也而能博能審能慎能明之心則行矣篤行之行也纔完卻一箇知字胥謂不惑知

命耳順是箇知字到耳順則何思何慮不思而得
也從心不踰矩則不勉而中思誠不思不勉而得
而中亦是分不開的

二十二日

寄魏石生家字書　稿入集

題米元章墨蹟後、予未嘗學書然極賞元章帖之
有姿態書雖一技耳精光判任世處技即道也爲
魚花木與我無為況筆墨之靈通人情性固鬭知
止附帖而附此

二十三日

十六年前客居新安薛錦軒齋頭揭倪文正字一幅字固佳因文正之人而益賞其字予竊而珍之謂其人往矣其字之流傳於世者自不多得也今瑞夫以字歸于予恍然若見其人爲一絕 擕將文正克書來尺幅無多雲漢回筆底精光能注世眞人生面又重開

昔人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余謂何止兩日即千日百日不足盡之果能於一日之間思慮不起天君泰然此便是日一至爲月一至爲光景日已如此日則雲淨天空已克禮復而天下歸矣雖一

日而百年可也一日而千秋可也莫輕覷此一日

故昏昧之人卻似日日靜坐然沉冥也而非靜也

「明知慮之人日求靜而愈不能靜身體之自見

三十四日

問樂天曰天者理也循理而行有自慊無自欺故無日不樂也樂者性之體君子坦蕩蕩只是完具此性之體耳

問知命曰命者天道流行之命君子知命不可逆故富貴貧賤患難死生惟其所值有順受而已樂天便是知命知命便能樂天故曰君子居易以俟命

人生最安樂之事曰安處善樂循理紫陽以此释富而好禮愚謂貧賤患難正憑此處善循理而行然後能無不自得善與理又非是兩件總只是一點實心毫不以人僞間雜到處自無行不去者此之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李心虞過訪因憶其伯雲霓俠男子也口占此句五十年前汗漫遊君家前輩喜停舟一時俠氣飛

晉漢恍見荆高易水頭

二十五日

報刁非有書　稿入集

二十六日

天地之所以悠久而無窮者以二氣相推遷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如一歲之中春豈能長春夏豈能長夏秋冬豈能長秋冬變動不居故能生物不測聖人法天通變於未窮故不至有窮時待其窮矣計無復之始求變通寧有濟耶自天地以至於一身一家事事物物此理皆然

二十七日

語田儐蘭一則　答張介峯字　稿存原本

二十八日

語諸子曰我輩論前人要虛心和氣毫不得以愛惜參之大凡前人建一事立一言不知費多少苦心而事始成言始立我輩即有一得之見欲刻忽昔於前人此中自不得不認眞過負氣徒快一時之口議出學問之道衰羸處多則閑修處少與人言須看其能承受與否不得强聒以失言此熱心人之病予耄矣尚不能除偶有所得拈以示警

易下卦爲內凡物在下者皆屬內故物之與我是下面人捧擁裏面人和睦相推尊故與如下面無人尊信裏面不肯相信而推讓此是衰謝氣象從來

興造功業者未有不由下起由內服者也下起內順是充實積累恒久之道不此之務而長鶩遠馭如何能彌縫則久遠孔子論士曰宗族稱孝鄉黨稱弟又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父母昆弟之言此便是下起內順之明驗也

二十九日

答孫紫淵書　稿入集、

三十日

與鹿生語　孔門四科大題目曰子臣弟友太常公生務理學名臣死以封疆殉節所求乎臣以事君

之道何愧焉解元君為其父請鄭與不飲酒不茹葷不御內鬱悴而死君子曰死孝太公急左魏之難破家捐軀俱所不顧直求無負於友朋之誼此於先施之何如也爾伯以祖允讓尉繚大父之心可謂能友矣子昔日為鹿氏家訓序便以此立言幸祖攸行是在爾勉之

八月

初一日

顧炎武字寧人崑山人以息盟字過訪先曾閩之赤豹與青王

甯人子十六指館聘王氏年十七未婚過門守節逝

按御史上聞奉旨旌表

初二日

去非過視口占　倏爾行年逾古稀白頭尚自坐書

幃看君舉止猶豪健五斗堆花興欲飛

初三日

秋分率子暨孫曾祭於祠按祭義祀父之上士不敢

僭及若合族人共舉則不得不各及其祖先俾得

展一日之敬

初四日

語諸子若孫三則　聞譽而喜聞毀而怒人情大抵皆然譽而不喜毀而不怒此不獨器識便見學問至聞譽而有自歉之意聞毀而有喜過之心則其過人遠矣此未可襲取於口頭間也　邇來學者有褻直諫之名而簡訐人之過者心雖無他而人則難堪怨望謗訕所繇來矣咎在忠告之念未誠而善道之功全疏耳勿欺而犯信而後諫事君交友須致審於此　夫子嘗曰吾志在春秋又欲假年學易則易春秋二經夫子之精蘊寄焉更非他經可比歐陽文忠不信易爲孔子之書王荊公欲

廢春秋此二人者歐陽子古士王亦一世文人也何至於二經盲昧至是靜言思之二經精蘊莫測際者全體皆失恐知者亦未必全體皆得也知得三分五分便是具聖人之一體知得六分七分便是具體而微若云通體皆盡須是聖人復起

初五日

攜幼偶過佑鄉治具相款因知其為誕辰也口占祝　少壯交懽老益親白頭甯有幾多人偶來好作稱觴客恰值蒿中漉酒新

或問經與史有二乎曰經體也史用也體用一源聖

平二或曰明經以讀史讀史以証經此之謂通儒
乃有措之行而齟齬履其事而茫昧者何與曰此
紙上之經史而非胸中之經史也經史之靈與吾
心相流通吾心之經史靈則事事物物安有不靈
之理

初六日

為刁非有用六集作序　稿入集

初七日

為李起鰲立嗣說　答鹿靜觀字　答鹿峩觀字
答賈驥子字　以上四稿俱存原本

初八日

寄范箕生　姚生事不知親翁之先有言也至煩丞函再爲補牘實僕之過介菴來云出門之具已備且晚至矣因卽屬之面致鄙意我輩相與之情別自有在萬不宜多此一番跋涉也且寸星短墻之外四面無鄰似非貴人停驂之所夫以如此高年特訪故人僕卽不佞寧忘斯雅耶

初九日

蘇門親友公書私書計二十五紙付韻見來廸　蘇水蘇山恁有情同人累牘遠相廻故緣已絕并附

望恰似天教又啓行

初十日

范箕生攜其子弟過覩信宿有詩二律

十一日

孫鼎甫名立勳執贄

十二日

劉生習甫字說 稿入集

十三日

鼎甫問爲學入門曰諸儒殊途同歸周子主靜曰無欲故靜程子主敬有纖毫之欲便不得謂之敬陸

之尊德性朱之道問學陽明之致良知總是去人欲存天理而已生安之聖欲不期去而自去理不期存而自存所謂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覺得是欲而即去覺得是理而即存此之謂學知利行身之之事明知是欲而不能即去明知是理而不能即存定須求法責志以百當一以千當十務令愚必明柔必強此所謂困勉之事也以孔子之天縱猶自附於學知則困勉之事是在學者自屬耳

十四日

身與世不相違必其身與家不相違身與家不相違

必其身與心不相違心一違其身則家必不應所謂身不行道不能行於妻子人皆與我爲讐矣雖州里行乎哉　安得素心人與之話晨夕蓋心本素或以利染或以名染或以技藝詞章而染其素之存焉者寡矣此昔人所以泣路歧而悲素絲也不受諸染必也豪傑之士　碧霞錄云薛河東胡餘干考亭之孝子陳新會考亭之賓客王新建考亭之忠臣愚謂孝子固可喜而賓客忠臣更不可少合之見考亭之大

十五日

與王悔菴字　稿存原本

學者須是名利心放的下不求人知不求苟合纔好一意近裏著已做工夫林艾軒曰予五十之年只合辭處袖手自稱老夫如何更對人稱得門生從來斷見懶作書今此二懶應使出人前不得味斯言也艾軒恥爲弃說非以傲物舉志爲高也豈真懶於人事也哉

范文正自做秀才便任天下譽言居官盡心即是學聖人處故歷官所至經術顯行作人爲多泯道學之名踐道學之實豚訓詁拘一不適於用者天淵

矣人謂爲眞儒有以也

坐月（時弟姪兒孫姻戚外越讓魯人皆素友也）吳今夜是何夜相看無片雲天南與地北同室未曾分　覆載皆胞與英人意更投良宵君莫負好景是中秋

十六日

四十年前予友范昇龍贈聯云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雖曰未能借以自勉乃今思之是非心太明不能遏默便是口過人有言樂護人之善者每多苦掩蓋發人之陰私者必有陰禍此不可不慎也

逆心之言求諸道遜心之言求諸非道庶幾乎不聞譽而喜聞毀而怒矣此亦平等事賢者猶難之況其下焉者乎寡過而未能伯玉所以爲君子也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我輩當使人忠我不可使人怨我

十七日

古來才人文士其著述立言者多矣然德之不修非偏執則誕妄故其言不足以傳聖人以常道教民明王以用物成治四書五經皆其濟世利用之言而聖人以此治心藏諸淵默

人生有有形之坎坷有無形之陷阱有形者人知避之無形者且爭趨焉甚矣其愚也此卦爲親附之義而險居其中需卦爲宴樂之象而險伏其下防微之意亦深矣哉

十八

或問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夫子何視仁聖太難人皆可以爲堯舜孟子何視堯舜太易曰此處正好參詳隨世隨人立言皆有功於天下萬世不存其難則玩忽生而人視聖人爲平常孔子原見其難故有所謝亦爲之而已矣非抗辭也顏曾謹守師說

自無異旨孟子時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其道性善而必稱堯舜所謂離合而與之相究正是其願學孔子也薛方山謂元晦孔子教人之法子靜孟子教人之法正可相究而不可相非

十九日

一老友久闊過而問曰君何所樂曰貧士暮年原無可樂處但不會愁耳因占一絕　茅屋三間不用標主人家世只殘編兒孫本分不多事渴飲饑餐倦即眠

二十日

拜靜修先生墓同高魏劉楊李暨諸兒孫共十六人

拜墓疏遠二十秋同人遥集冢前修當年尊道

和行道歷識先生第一儔　斯功雖少豈無郤守

塚殘來有里人來喪斯文天意在補光任世久遞

新

二十一日

同鳥磬遊陸鄭濟立兒望兒過遥城王麟斗冊莉齋

二十三日

高叔斗司寇招飲　親友來視

二十三日

過曾公式書齋杜君異爲余言每來訪公式常閉門靜坐余曰只能靜坐便見其心之所存矣此是學人入手得力處老腐亦不覺有關人靜坐而喜之意

二十四日

語兩仇郎　孟子有言人生第一樂曰父母俱存人生第一苦曰幼而無父父母者天地也無父何恃無母何恃所以爲無告之窮民爾兄弟幼罹此苦殊可矜憫獨幸有伯父撫育爲延名師擇益友猶子即兒此又爾兄弟不幸中之大幸也爾父不生

孝友故爾兄弟今日得蒙孝友之報爾等之所以
報亡親於地下以慰伯父之心者須發憤立身顯
親揚名以圖其大爾家前輩有忠臣有孝子爾父
亦守節之士觀型不遠第在爾兄弟勉之爾父莊
事余余何忍恝然於爾兄弟我聞古之孝子於親
之亡也如怨如慕如泣如訴又云臨深履薄終身
慕惕爾師既已命字予以慕孺惕孺二字甚爾兄
弟或作叉字或作齋名以存老夫一段關切之意
　此字書於湛子座中講畢同人言及二子之父
與源以偶病卒於易水即令與涯之孚張書夜覽

泣欲相從於地下特二子尚幼姑若捺其六七大太皆未成立張竟以命殉異涯之孝至人之節俱得足色慕孺惕孺念此又當何以慰若父母九泉之望哉書此示二子「為取節錄一則

十五日

語[redacted]曰天下事大都利害常相半惟讀書有利無害蓋讀書所以明理也理明則真性出頭不誘於俗習不染於物欲為孝子為悌弟為善人為君子無一不從書中討求程子謂未讀論語時是如此人既讀論語後仍是如此人便是不曾讀陽明謂

讀書有不省悟者只在自家身上體會便自了當

吾子莢負慧心年未弱冠志在於學家之肖子國

之俊士於今日卜之矣從來有讀書破萬卷而謂

之不識字者不明理之故也

二十六日

歸荃任衡　憶昔而翁把臂時十年减算見心痴名

醫從古同員相此理分明未可欺　陰德由來天

地知神童乖亢豈偏私論交二世慙予腐相對卌

年繫我思

二十七日

劉蝦徵招飲重華在坐二人皆庚子余甞前庚子也爲一絶紀之　爲客燕門十六秋歸來猶作少年遊前庚子合後庚子何幸同堂還酒籌

二十八日

高甥索書　讀書做人非兩事也讀得一分書做得一分人孔聖人做到絶頂處只是好古敏求古之中無人不備不獨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所謂賢者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莫非好古之精神所寄也爾等讀書讀一字識一字識孝弟字便不爲不孝不弟之事識忠信字便不爲不忠不信之事余前

所言爾既粘卷置座右已見讀書做人之意只勉

勉勿替學問充實人自足色矣

二十九日

杜于君冥偕渥城諸友送郭外橋下言別　河梁握

手問行期又道春明亦未遲此意分明鄙與湛合

將李杜一題詩　李子介蕃有范陽紀別詩用鄒支莊青原山送湛甘泉韻

王文甫問做人之道曰道不遠人如喜怒人也哀樂

人也不中節則為道而遠人矣視聽人也言動人

也多非禮則為道而遠人矣子臣弟友人也子不

子臣不臣弟不弟友不友則為道而遠人矣做人

之道喜怒哀樂勿致任情視聽言動勿蹈非禮予原弟友務求盡分而人之道盡於此或曰此孔顏大聖大賢之事以之望後生小子殊失倫序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出乎仁則入乎不仁豈可以其為大聖大賢之事非予之所能也而謙讓不遑退處於後猶之乎髫兒之背教之姑徐徐云爾洒掃應對悟之即精義入神以聖人為不可學者是自甘於暴棄者也爾父志學二十年矣爾兄若弟能承其業父子兄弟相為師友便是人倫樂事孝夫質為之喜爾兄若弟勉之

九月

朔日

拜先祠翁姪輩問曰高年作客數日應酬長幼問答得無太繁乎曰親朋久不相見相見自是懽然且凡有問者皆油然自動一善念正好迎其機而引之伸之彼問此答眞意流行爲在此壽亦在此以爲繁而厭之不獨失人亦豈自處之道哉

初二日

家報示奏兒等　故園五閱月矣族黨親友極其懽洽且眷戀祠墓我已打算不必出門俟見將彼中

紳士公私書二十五紙來惓惓屬望又令人不忍恝然擬九月抄起行暫住成安而家門骨肉相留者衆恐又不果行耳俟望見詮孫歸定之

初三日

語立兒等曰天地何功功在乾坤之後鬼神何事事在性命之先語宜參會蓋天地即乾坤也初有天地天地一郛廓耳無所施其功自易知簡能而萬物行生天地之功始著故曰功在乾坤之後鬼神陰陽之德人之所以爲性命者也鬼神即性命也體物不遺萬物實託以爲體爲用成如成終故事

在性命之先然天地鬼神同體一太極故曰與天
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用一而已矣

初四日

有志於學者須有一孤憤獨往不受人世牢籠方可
與入道癸曰悠忽隨時俛仰到底是鄉愿習氣

白沙有句云丈夫自有沖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
此語有氣骨不依傍他人獨闢生面然亦要活看
若云不向尼山行處行則無忌憚矣孟子言堯之
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立言各有對症學者最
怕執著

初五日

問何是太極曰太極者極至之理所以生天生地生人物者也天地人物未生之先只此一太極以立其體天地人物既生之後紙此一太極以妙其用寂然不動太極之靜也感而遂通太極之動也動靜之相積渾然處莫非太極之流行非動靜之外復有太極也靡氏因已發以求未發而心極廢乎而立周子發未發以全已發而人極於是乎立其實一也

是日率胖穉子若孫若曾拜墓

初六日

爲永興姪孫復郭扶陽婚書　稿另存

對樹有懷杜君巽　元亮何爲愛此花此花今日落誰家呼兒漉酒東籬下貯待城南老孟嘉

初七日

客謂終日亦無甚苦只是不覺其樂曰不覺苦便是樂君有意作樂則有樂之苦矣蓋人生之苦不必盡在抑鬱貧賤而富貴人之苦殆有甚焉但得不苦何必求樂得樂之趣者只不畏苦而已矣　君子曰可以與人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子思曰

學所以益才也大凡人不才只是不學未免爲空生徒死之物碌天地之間黃魯直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胸中對鏡覺面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

初八日

所貴乎學者立身固不宜苟立言亦不宜苟特立獨行足以洗濯汚習即語言文字未必盡傳亦復何恨苟一篇撰述得罪名教著述充棟將焉用之後世之所以薄楊子雲者以其獻美新之文也

宋史稱明道平居氣象清越灑然如在事外及遇事

則與賤者同起居飲食能堪人所不堪夫惟能在

事外而後能與人同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到

底只是行所無事天下事斷非著迹者所能辦也

初九日

重陽作　端午前期抵故鄉中秋已過又重陽兒孫

依戀難爲別急欲束裝復解裝

午飯後携幼共鄉叟竇藏寺登高或曰野寺無高可

登也曰三二一尺與三五丈均高也遂適而卑夫豈

有定境哉得其意焉耳假令擻例于耆老夫亦無

此濟勝之具矣緩步殿臺之上憶從前結社之地

囑少年輩春明於此作文光揚前人之意因坐山館禪榻壺觴引興遂至日暮戲謂其僧曰我輩錯半日之閒汝卻添半日之忙其所閒閒其所忙閒忙亦豈有定境哉無心焉耳此際頗有黃冠[illegible]歸之趣

十一日

題忠孝廉節圖

出師兩表三代後之至文也人固伊說之人故其文亦伊說之文自比管樂謙言之耳蕭曹又何足以擬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皇天后土實鑒此心

懷英及周爲唐千古之純忠也白雲悠悠吾親舍
其下實無頃刻可忘其親忠從孝出忠乃足色舜
之懼不得爲人不得爲子者正所以能盡事君之
道世之稱楊伯起者爲卻暮夜之金也關西夫
子其可稱述者固多此其大節者耳周家六計弊
羣吏以廉爲首此處一失萬事瓦裂士大夫須先
立關西之志丁年奉使皓首而歸子卿之節亦
苦矣然不苦不足以見節丈夫生世能以全力掀
得一件事便無忝所生無愧簡冊若子卿者乃所
稱不辱君命者耶

十三日

自入里門應甚繁無米之炊惟淵孫任之因示以句

瑣屑惟家務此中難徑情我聞陸子靜於學得

分明

十四日

朱子云人之一心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時謂如無事

者不言而事治行所無事也此心要隨時隨事頻

頻提省便不至昏昧放逸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

至矣是夫子教人以提省之法提省久纔能如無

事

仁者人也仁非人則無所附麗之處性者心之理理非心則無著落之處不明於此性與仁天之所命而心與人一知覺運動耳烏能渾合而爲一哉

十五日

成趣園偶書　昔人謂無事此靜坐一日是兩日此解人之語然猶未甚解也果有得於靜坐之意一日克復百年可也千古可也奚兩日之足云邇際幾亭功課謂一日三分一分靜坐一分應事一分讀書此猶作三項言之予謂應事亦靜坐也讀書亦靜坐也所謂靜固靜動亦靜耳偶攜幼過蔣升

成趣園雲淨天空片塵不起因憶昔人武陵桃源亦只是一念之靜遂若見人地皆仙仙凡之隔聖狂之分也日涉成趣淵明自是解人藉升應作此解

十六日

欲令望見詮孫先歸蘇門示以二詩　柴車初駕日崎嶇不堪行千里暮雲暗孤峯一月明天心原自坦王道喜歸平莫訝西山暮年來習養生　二子今歸去幷州是故鄉此中無所礙焉往不能臧雙劍及時試看東廓氏奕葉有蓉君

答范質生書　答王蓼航書　二稿存原本

十七日

復李宸表　尊札盈千言俱出所爲愛我之深教我之至至謂履荊棘若平柯踏波濤如實地弟之識力自揣原未到此安敢作欺人語耶廟堂諸公爲國家留元氣爲天下護善類此拔識遠邁前代覽孫鄉回札便見此語匪謬濫詭以不見成德君子唯括囊無咎弟不獨用以自勉且以之勉同人里門親友見顧者每出大札示之莫不佩卓識偉論確乎不拔且共訝三無道人以死橋老布衣一

旦而升堂入室亦奇矣哉學問之事原從悶然得
力穀翁三十年功在不聞不見他人烏足以知之
望兒先歸數月行跡自嵩口恐

十八日

閒美卜居楊村　與君皆失路漂泊不同方並轡蘇
山側停車易水傍執經名藝苑投筆老戍行麟閣
原多霧瀰年月正長

十九日

寄張報劬　瀕行時相闊之切爲謀之周此誼僕心
可得而知口不可得而言也甚覩翁以祁奚自處

僕何敢不以叔向白待耶里門半載意頗闕適因

感前之驅我者乃所以愛我也

二十日

開美索手書　鹿忠節與開美所居之鄉皆名江村

相隔里許一西江一東江予四十年時居西江之

北海亭則亦半在東江也東江諸社聲著文壇所

刻有相爾草人傳誦之詩親論年予以弱齒開美

今且四十年矣會兩江俱爲從龍人采地開美於

是投筆祠官楚役官孫遜自謙辭任適新予蘇門

適予正有事歸里因並攜就道今下居易水之傍

臨流繫艇兄弟同載復來過予予曰釣臺邊邊事務多釣臺邊月多忠節常對同志以之作歌開美今日歸來仍不失師門之旨予既賦以詩復述此以存

西江實錄

二十一日

梅仲子雪園十七歲採芹讀書知大義事親從兄素孚於宗族鄉黨予在遲水時來晤旦若黃拾青紫無奈數奇困於病廿三歲而夭父母慟不欲生兄鹿崒篤手足之誼請於父魁陽公以已之子嗣之魁陽公曰汝止一子無出嗣之理逾十餘年鹿崒

始舉第。予再請於其父父曰可矣予入里門庇

莘爲余言之予曰缺陷世界而不失圓滿之意其

君家父子兄弟之謂與雪園孫慕韓當其年能盡

爭親從兄之道於爲人子爲人弟固無愧也庇莘

以予嗣弟之意鬼神鑒之故久不許而再請以遂

其願魁陽公十餘年惻悼其幼子之念今始可以

少謂爲慰矣父之悉兄之友俱淋漓篤摯予謂於

缺陷世界而不失圓滿之意者其在斯乎

二十三日

題百鶴圖　百鶴之中有子有孫有飛有立有臥有

食有鳴有和各適其性各遂其生世之仙禽鳳凰為儔豈與凡鳥連類而共棲者耶

二十四日

望兒淦孫歸蘇門　余謂之曰學問之事須驗之人倫事物之間出入食息之際試思爾等此番何為而來能無愧於所來之意便是學問實際處詩文經史皆於此中開發身心性命皆於此中發省得此段道理隨時隨處皆有天則便無虛過之日

二十五日

古人貴學道而賤獨思蓋道者帝王聖賢之總途所

以譬之於日獨思則一人之見易於偏執所以譬之於火學道而不廢獨思則無門與殆之病此聖人之所貴也

二十六日

應事作人總在道理通徹胸中無凝滯故八面瓏瓏沛然莫禦聖人因物付物非預先安排也班賈韓蘇等文章到家矢口成章亦只是道理熟無凝滯

二十七日

偕君異訪關美兼貽其兩郎　海內故人零落盡江

東二阮老逾貞廿年相別今相聚更見貧交入骨

親　同人過訪老蕪頗喜擁雙雛意外和奇處只

從肩處得此中真槩更如何

二十八日

任饒士索手書一則

二十九日

贈田穎禾有引　巳巳余同茅止生鹿伯順杜君異立

見曾宿其太公之樓頭今其孫穎禾與立見同以

辛丑貢於廷舊好新盟雨念齊集因為一絕

十年前此地遊人蒙海內共依樓堪追大父游

意更喜新盟踵故修

三十日

高斗南去世寄字於其諸郎

十月

朔日

拜

墓風俗謂之送寒衣寄霜露之感

初二日

曾孫楷齡甫五歲給栗數枚食其半留一半需後用

偶欲給女兒而栗盡矣楷齡急出其手中所握者

與之無難色也因念不學不慮之良正於孩提驗

之夫人不失赤子不失此耳書爲一絶　曾孫剛
過四齡餘食栗依然見性初恰與讓梨同一意良
知源不待詩書
初五日
郭抱陽同扶陽盧子肯過槳是廬　故交獨君在儼
然入十人言别二十載鬚眉入夢頻回首雙峯府
保障不容違平生推友于更於耄見眞偕弟兼偕
友過我話宵晨顧影慙衰疾促膝覺孫親一仲我
良契星聚貴風塵
初七日

寄夏峯家報　寄去春齡叢槀詩夏峯孺子可會知世間好事惟有此祖德宗功天壤之

養氣窮理之人作事決不模糊爲文決不蹈襲從古聖賢豪傑行各造其極文各極其妙只是理明氣暢

初八日

問伊川祭始祖晦翁不敢行何也曰此語不必執定祭義冬至祭始祖未嘗說士大夫不許行即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士大夫於元旦之日豈慈漠然不一將禮乎況始祖吾身之所自出也木本

本源何忍恝然或祠堂設高曾祖考位而不及始
祖耳

初九日
先祖忌辰率兩兒諸孫諸曾孫拜墓　憶母多年困
病獨夢中猶切僭醫方訣時兒輩皆無子今孫
曾各數行　已成八十一年人波浪忽驚旅病身
展墓疎違天欲罰故教千里逐風塵　今載相將
守敝廬一塘凝望即庭除欲週甲子慈容杳疑是
孩提戀膝初

初十日

不寐看孫夜讀感懷二嶽入號君異為吳峯居士集生自號紫檜山人予因名為二嶽

顧影忽驚憂患餘廿年今夕臥荒廬有孫披帙不底

兼兩聽看孫夜讀書 一 柴峯處士楢山人愛盤詩

思君更漸題嵋雖殘饑一嶽千城吾道託雙鸞

問忠信曰聖人每言忠信而又單言信蓋言信而忠

自在也離忠之信信在口無論非忠並非信君子

不重章曰主忠信子張問行曰言忠信聖君曰必

忠信以得之皆是忠信離不開聖賢學術帝王

事功具載於此大凡信不近義者總緣不忠故不

可行

問兵食曰兵食信三者聖帝明王經理天下之大法千萬世不易不得已而議去於三者之中曰兵議去於二者之中曰食蓋無信以固結之則借寇兵而資盜糧有兵食而不得兵食之用比比皆然則兵食安能與信較重輕乎成天下事者在信兵食皆從信出

十二日

人生所貴者壽也然亦有幸不幸焉卓公年八十餘而應聘爲治不在多言之對得壽以成名夏貴七

十九而降元志君事仇之恥得譽以贖名至宿儒名士亦有幸不幸焉西京郊社之禮至王莽輔政而後定劉歆主之也東京宗廟之制至董卓入朝而後定蔡邕主之也文體雖云復古而劉蔡之身名竟何如哉

十一日

嘗聞之人言俠非狂也然與狂相近中行者以狂爲骨未有狷骨而成中行學道之人須具一段俠氣化其游俠之習氣而用之於學則志猛而力專若奄奄無氣之人一無所成安望其能入道乎以其

犯禁俠而少人者也其與狂正千里耳

予靜之求必而其徒棄經典崇陽之解書而其徒泥章句非教者之過學者之失也數百年後兩家之徒剽竊餘唾仍然聚訟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實行不修徒滋譏論無怪乎取人輕薄

十三日

經衰而節行振矣節行摧而淸談起矣世變之移人實爲之所貴乎補偏救弊遏變於未萌不至有極重難返之勢者非聖人不能或曰夫子何不能使春秋之世爲成周曰未得位行道也如有用我者

月三年已籌之熟矣

錫甫問學不厭誨不倦足盡夫子之蘊乎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夫子自志學至從心只完的一箇不厭自春秋之世至天下萬世只完的一箇不倦所謂當年不能殫累世不能究者已殫之究之矣

十五日

示述祉諸子一則

十六日

荅顧甯人書　二稿存原冊

十七日
君昊偕公傑來謁

十八日
入涇城司冠行矣書五修且至　衝寒三十里心急
轉行遲未及見安道爾來慰我思

十九日
題驄斗臥雲齋　無心出岫野雲和紫氣年來此地
多高枕頻頻忘客夢乾坤到處是行窩

二十日
楊滋了爾淑杜孟甫鄒管公儀有虞介杜君異正名

師生見其志之不移也

二十一日

周盛斯有弟四人于姪人 人色養其母八十矣 色

養萱堂八十年同情兄弟皆稱賢從容八十壯周

有雍睦能操家還權

二十二日

贈割股劉孝子 割股不爲訓是在至性人自爲之數

三子余字 子方十五名子信可爲孫孫爲可紹

之以成叔 割股能令母病瘳此方特係何人留至

心孺慕格神鬼未可全從古訓求

二十三日

劉淑巖字說

二十四日

管公式字說　君與七十初度

二十五日

金華縣紀通判黍瞻陳公行略

二十六日

寄高司冦字　以上五稿存原册

二十七日

暹城諸友攜其子弟視予臥雲齋君與拈其師鹿忠節聯云風雅春秋大文章還從舊題目芝蘭玉樹

佳子翁樂有賢父兄子曰賢父兄佳子弟只此六字便見唐虞三代之隆父兄曰賢爲其慈也友也子弟曰佳爲其孝也恭也一家之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推之而國而天下莫不慈且孝友且恭所稱帝德克明九族雍睦百姓昭明萬邦時雍者只此六字盡之矣此雖舊題目乃是大文章願與諸友共勉之

二十八日

君與偕翟城諸友十八人送之北門外入夜底家

十月

朔日

程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釋氏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則無矣愚謂釋氏不能存養所識字與盡字亦異盡者擴而充之直令此心與天地萬物相爲流通釋氏全無實用卻不盡心知性也

初二日

與立兒等曰論語學而時習之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樂之知及之仁能守之總是這件事也中庸或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安而行之利而行之勉強而行之亦總是這件事也孟子盡其心

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陽明謂生知安行之事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學知利行之事妖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困知勉行之事這件事始有歸着之處矣

聖狂賢愚分途只在虛已不虛已已虛一分則受一分之益虛到十分處便是學人大舜好問好察舍已從人是千古榜樣禹拜善言由臺閣與大舜同一心事彼剛愎自是者一話一言惡人指摘遂成讐怨且於已之所護者人有一摘及之操戈相向并無已時議論之多元黃之始也

初三日

寄王悔菴字　稿存原册

初四日

題公傑卷四則　公傑攜陽明念菴集來此二書乃江村鹿忠節生平最得力之書與余四十年所講求者因為舉其大旨陽明談良知固出於稟受之自然未嘗泯滅然欲得流行發見常如孩提之時必有致之之功此陽明教旨其徒遺致字而專言良知遂以傳陽明者失陽明矣念菴謂必如孟子日夜所息與愛敬之達四端之擴充始有入手處

其學專以放懼爲主痛除一切將就冒認是陽明之後萬不可無念菴案頭既有此二集日夕玩味則子之書便可了然　讀書不能記陽明曰只是要醒的讀書不能醒陽明曰反而求之於身五經四書皆我註腳夫讀書不能醒即萬卷亦奚以爲不反而求之於身到底此書無醒之之日讀一字識一字知在此行即在此　理義悅心讀書方無扞格之處從來無不悅口之芻豢而理義之悅心者寥寥其人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此語煞甚怪嘆人都看作平常　天地間最可樂之

事莫過讀書得同志人共讀書疑義相質更可樂也故曰讀未見書若獲良友見已讀書若逢故人

初五日

冬至率畢幼　嗣堂公祭

問心性才情四字源流同異如何曰請以孟子之言證之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此之謂性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先立乎大小者不能奪此之謂心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哮蹴而與行道之人弗受此之謂情凡有四端於我知皆擴而充之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此之謂才性從命之於

天者言心從其之於身者言情從發之於事者言才從用之於力者言源本於性隨處異名總是性之流露故孟子道性善又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初六日

示孝友堂子弟一　讀書要識字，大學定靜安慮得字此聖學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總不外此，中庸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是微始微終工夫到位天地育萬物只在人所不見處著力學而時習之孔子

自十五至從心只是此一件事亦有仁義而已矣
兩字結穴孟子一生讀書無主腦作人便無把柄
無舵之舟無韁之馬汗漫流蕩將何所歸乎衛[illegible]
未嘗學問然誘染未深以虛心承之實心體之當
自有悟入處耳

初七日

史稱張翼德嘗就劉子初巳宿子初不與語翼德忿
恚孔明謂足下雖天素高亮少降意子初曰大丈
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元德聞
之怒曰子初才知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

獨任過吳張昭亦對孫仲謀論子初褊阨仲謀謂子初容德元德交非其人何足稱高士乎愚謂此足見子初之品未知子初之心也元德取川公論不與其不語翼德諸葛有隱忍於心而不能明言於口者子初之意孔明自知之元德亦知之間翼德亦未嘗不知其為包容不至爭之決裂自棄其短不然子初能飽翼德之老拳耶子初心事真令千載下共仰之不獨以褊稱高士也

初八日

答鄒季海論學書　稿入集

初九日

寄傅青主　憶昔臺游過夏峯夏峯之山川草木清淑光氣未發有史君亦豹來自貴鄉余詢山右多君子亦豹云傅青主之外安得復有君子耶詢其故曰尚未識荊而令人傾慕至此道翁其為世[illegible]然哉翁春初偶罹風浪三月之內往返道途三千里幸風浪平而僕臥里門者八閱月頹窩人自北而南假道過訪念足下不置云令甥孫修劉吾[illegible]往更甚造盧請教借以通我南人之瀾僕耳太君誌文託寄已久或不至浮沈乎令姪不另字扶九

歸家否

喜聞到範修　憶昔蘇門別於今十載餘頻頻一埕

手堪勝寄雙魚

十一日

念菴謂致知者至所知也致知何在在吾與天下感動交涉通爲一體而無有乎間隔則物格知至得所止矣故格物而後知行合一聖學之全功也白沙所謂見得體統該括後更有分殊處合當理會義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者正所以格物而不使間隔非必覷破時一齊便了只須守之而已

十二月

孟子願學孔子者也陽明晉學孟子者也言良知立教故嘗以入井怵惕孩提愛敬平旦好惡三言爲證是三者以爲皆不經學慮未嘗作僞故謂之良也然端倪偶發全體未復故言怵惕必繼之擴充言好惡必繼之長養言愛敬必繼之達天下此致之之功終身無息若只以一念之明爲極則一覺之頃爲實際凡天下之人皆仁義之君子矣有是理乎邇來立教者急於引人以善作此快論然孰之爲是則誤矣

申振之不得爲剛以其慾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蓋無欲之難得其寡焉者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周子主靜其自註云無欲故靜是一切要不得一切動不得故能爲立極程子拈出敬字便可爲靜也孔門相傳脈絡至周子始發

十三日

題摯留卷後　此啓美解武城任紳士贈別詩也迄今三十年矣追憶當年光景宛在目前第之治武城也僅一歲餘且强半臥病而武城之人孝廉明經相戒不請託闔學相戒不上堂投公事某公一不至

子游所得滅明止一人今何滅明之多耶武城七
於吾弟未任之先既去之後不知如何作偽而一
年年零四月所得於武城士者終始如一也此武城
士之攀留與弟之所貽留於武城者名在有意無
言之中矣弟之解任也原以撫軍疏參改教時道
府相愛之甚而司李承權撫軍疏出衆疑李中傷
之欲難爲李弟代爲解之曰求去改教出自職本
意與李無干也弟歸矣未幾李竟罷去先是弟以
病請於府府云錢糧號件所完獨先病未嘗廢事
也請於道道亦如府言故於李公有不能忘情者

附此事於卷末存武城一段公案

十四日

子亮自南中寄書相質予愉自蘇門過覩此見其志
之所存也因贈耿子詩　感子臨歧意宜將竹筒
託友生固知別有意一線繫燈明　本是相親子何必
時往四三百里千載有心期

鹿郎若孝歸娶　不堪回首憶江村忠節裔孫客裏
存歸娶宜家仍託寄拜堂無地更銷魂

十五日

與孫如韓趙顯昌二人書　復耿子亮書　稿存原

本

十六日

問修身齊家之道曰修身齊家四字大學經傳詳若日星豈從經傳外而別有修齊之道乎今只在誠而反証於心焉耳即經傳求之而吾心在焉其槪於吾心者必於經傳之旨有未盡也即吾心求之而經傳在焉其不合於經傳者必於吾心之誠有未盡也

龍章問治邑如家愛民若子如何曰仁者通天地萬物爲一體況吾之邑吾之民乎其不能家視之而

子視之也私欲隔之也今之作門面者亦未始全
無如家若子之意然未嘗盡絕其自私自利之心
若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臨民出治之
人而念及如家若子之道此心之溫育正未有窮
耳

十七日

彝甫問孝友恭信最緊要者爲何曰日用倫常之事
隨所觸而一以至誠出之固不分小大也一涉僞
心有疚惡安得爲盡分充類至倫常事物之間有
多少不盡分處只爲此心錮滯足之累也故天下

曰邱未能一焉凡自謂孝友恭信者去道遠矣

又問題慕齋之旨曰大舜終身止完得一慕字他人少時皆慕漸移於少艾妻子仕君慕遂衰矣試照自簡點即不為妻子等所移而至誠溢滿較孺慕畢竟有間孺子慕忘其為慕凡自矜其慕者皆慕之衰也須是大舜

十八日

亮公問以孝作忠治國平天下之道曰臣子未入官則身者親之身也竭力以事親而已矣既入官則身者君之身也即以其事親以事君故曰孝者所

以事君也百姓昭明萬邦協和總完其爲子之事始於事親終於事君顯親揚名孝之大者堯舜亦止是唐虞之孝而已矣

十九日

瑞玉問庭闈聚順最爲樂事果何道以致鄉國天下皆如是曰人人親長而天下平此唐虞三代世界孔子不能使春秋之時人人皆親長孟子不能使戰國之時人人皆親長無三家之攙惡能募民之過時與勢爲之也一家仁讓一國與仁讓亦就有國與天下之人言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便是孔孟

之心親見唐虞三代之意

問讀書懷古當退而潛修德業乎當進而奮志功名乎曰潛修德業隱居以求志也奮志功名行義以達道也豈容分爲二事有用我者可行則行無用我者可藏可藏如必於退藏則烟霞沉痼之士也必於進取則富貴利達之人也以德業爲主而以名聽之蓋修德問業在我者可以自主功名遇合有數存焉

問念菴醇儒也其言曰自宋以來號爲理學者數十家其書至遝數十百卷往往轉於理氣之有無動

務之存省轉相駁難至於漫衍贅複穢茫無以見
聖人用意之微讀之使人心煩而目眩斯亦孔氏
之厄也斯言也豈非大而無當乎今人何幾之從
也曰無傷也百川總歸於海然言者同於聖所謂
識大識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蓋聖人之微言雖
不專賴此而明亦豈因此而晦人各有得固已並
存於天地之間念菴不求於聖人亦欲務忠於諸
儒耳

二十二日

問宗法曰儒者論風俗必先立宗宗之爲言招率尊

之云衛先王知人之耳目心志不可無所宗也故有大宗小宗之說約其視聽之所注趨舍之所主而不至於渙散此宗法也古宗必有廟秩而後立故其尊比於君長宗之人不敢以其分臨之以今時而談古宗則難矣仁人孝子嚴祠祀以萃渙離緝譜牒以明昭穆以族之長而賢者爲人宗者主祭祀是猶行古之道也念稽有尊者老者賢貴之說以行輩長者主之曰尊尊行卑年高者主之曰長長行與年不足而有德曰賢賢

二十五日

邇來凡有所問者大都爲外境所擾吾無所避思得屏居一室庶得靜觀吾心存亡有無之故及稍有休息而内境之擾紛馳益甚則道靜固靜動亦靜我輩動固動靜亦動僕深感此言之非欺我亦嘗思至靜以攝動然未能無欲視則逐於景聽則逐於聲思則逐於事與物而吾之靜不復存矣夫思與視聽既不可少而逐與不逐其機常存乎倏忽微眇之間靜言思之非無欲之盡顧安能無所存而自無不存乎願與同人共勉之

二十六日

濂溪主靜立極即子思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意隱而見微而顯非不動也靜爲動根靜在動中故道感而遂通仍不失寂然不動之體明乎動靜之幾者靜之一言盡之蓋有欲而後有動有動而後有善學者當於未動時置力是謂知幾幾者動之微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猶曰動而無動之云也周子幾善惡之言非謂有惡幾也言惟幾故別善惡能知幾非一念之善可能盡故曰吉之先見甚至善也常以至善爲主是謂先幾如是而有失有還其復而改方不甚遠

二十七日

有必爲聖人之志者須知吾之一身乃天地萬物之發竅固非形質所能限也是故感於親而親感於民而仁感於物而愛或仁覆天下或天下歸仁總不肯自小其身耳如安於近小而弗擴其全務其智能而不適於用譬之一家不知所藉祖父之靈光復門祚而顧栖栖於一室身口是計其室與者窺其積累未復豈所稱克家之肖子哉

二十八日

外孫楊令名九歲被掠別三十年矣是舊故君

二十九日

人人有至樂不知自尋而伺人之顏色以爲欣戚人人有至寶不自愛而冀時之用舍以爲得喪亦甚矣哉總緣自私二字爲之祟其私之之心以爲我得偏享其樂獨據其寶也豈知盡喪所有乎與道擴然大公物來順應此固無私之可言而强恕去欲則勝私之道也

三十日

爲四亡婿體雅作墓誌文　稿入集

十二月

初一日

或問邇來俗言報應之說謂某神某仙有求必應竊疑之善積得福此理之常如以不善而祈善報神將聽之乎曰此痴心人假神物以為利潛意非不善也然不知善則吉不善則凶居易俟命何用假神與仙佛以稱奇秘不敢加於吾堯舜周孔諸大聖人者此亦其知之不容偽也

初二日

大學中庸皆孔門之學旨也聖經知止二字最重要知至善之在吾心無一私之間雜或能定靜安慮

而常得所止也此聖學最緻密處於無漸次中若有漸次致知在格物物知止之功也物格知至則知止矣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定靜安慮之實也物有本末言物本於知也事有終始言事止於知也知此先後以盡知止之功不近大學之道矣乎明知止之外無所事於他求而又無所不該者也曰知止曰知所先後曰致知曰知本曰知之至無二知也曰物有本末曰格物曰物格不離於知也知之所係大矣哉故知止二字括盡大學之蘊中庸憂道之失傳而作故其形容道體更無

餘蘊恐人有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故直指天性二字以爲啟端以爲歸宿而中間舒至用功處輒點掇其旨要言之言道之原則曰不覩不聞曰隱曰微曰獨曰未發啟其端也言學之終則曰淡簡溫曰人不見曰不動不言曰不賞不怒曰不顯曰無聲無臭要其歸也言學之功則曰不可能曰有所不知有所不能曰莫能破莫能載曰不可度思曰不見不動無爲曰不思不勉曰無倚倚夫直也孔門相傳之義大段如此天性者至善之源頭至善者天性之顯著亦非有二旨也

初三日

天下事未有不自求而可徒手得之人者明師益友可以開發我輔助我而著手用力則由己而不由人一日用力而力足力不足者不用故也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豈眞力之不足哉

初四日

書入姪趣雅扇　此身自立最難而自立於頹廢之餘尤難之難矣頻年之簡持不當一朝之敗縱欲以一日之收攝而遂謂終身不復放逸也有是理乎

初五日

問淵忠果達藝夫子皆不許其仁去與奴與死夫子皆許其仁此何也曰仁者渾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諸子學未至此雖各具仁中之一偏豈得以一節而概其全體微箕比干渾體皆仁故隨所發露皆仁也豈得以一節言聖人之行不同也歸潔其身而已矣非孔孟不能識仁

初六日

問夫子四十而不惑豈志學與立之時尚有可惑乎孟子亦曰我四十不動心豈四十以前心尚有可

勤乎曰此孔孟自誑自信之言斷不誑也是非利害曉然在人心者不惑不動非難惟學術之疑似兩在其端至於極微而不可辨事任之疑信不一其心至於聯蒙而不可白則不惑不動誠難矣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孟子曰我知言不惑不動總在知言孟子學孔子眞血脈

初七日

吾友云下未見有出身擔當此學者以飢食渴飲之事而漫然視之絕不相干即有口耳支吾亦只是一段人事應酬耳若眞擔當此學一切俗情雜欲

俱自退聽眼前溫飽何足繫心學問路徑已極分

明而悠忽不肯實用其力錯過此生無一受享眞

可憐也

初七日

告先祠文　韻兒年二十有三從無生育其婦翁謀

爲置側室韻兒以家在千里外幹止未定此非所

急也申辰兩過里門其從兄抱雅故已久有子四

人擬擕其行三者往繼思之兄之孫即吾之孫也

況皆吾　考妣之曾孫也何不可用以之爲子乎

因卜吉定名虔告　祠前并聞之族之長幼命名

日浩

初八日

何謂知幾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何謂研幾曰戒慎不覩恐懼不聞研幾在寂然不動之時故能變變化化而不離其宗知幾在感而遂通之際故能不變不化而不失其主易贊知幾為神而以介石先之朱子曰介如石理素定也是素定者非所謂寂然者乎周子言幾曰誠無為幾善惡書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夫誠也安止也非所謂寂然者乎此之謂先幾之學非至誠其孰能與於斯

復孔養蘧

僕嘗謂令師既殁出身擔當此學者實未見其人口耳支吾反躬多疚此不必言即其入是矣而中無所得意多未瑩亦難以語學也僕老矣不敢忘一息之尚存八十載七十而稍容八月故園無日不拈一二段與後生輩言之目前即不能領畧不能不冀望於異日耳前見說書且縝與年道力雖未必全是然所是者多矣此須清心靜對去成心破已見細爲披陳未可草草作塵譚套語也不意道丈於此道眞切用力大爲師門生色來教不能一一裁答然心實喜之

初九日

天地之道一陰陽盡之矣古今之運一往來盡之矣生人之事一感應盡之矣死生之說一晝夜盡之矣四者一陰陽而已陰陽一誠而已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初十日

問諸儒得失曰我輩今日只管講論前人某如何某如何返之本身毫無干涉畢竟是說閒話果能自爲謀第看此時此身無論顯晦窮達各有近裏著巳之處自家性命自家醫治何暇道他人長短耶

求人偏明求已則墮此艱學人通病念菴有言伊川講明後又出幾箇聖人濂溪夫曾講明又何曾說了春陵夫子故夫子曰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十一日

寶藏寺重脩大殿疏文　稿入集

十二日

李瑞徵李發長來贄

十五日

管振聲周維翰陳大廷來贄

十七日

復嚴楚　春夏之交往返道途者三千里端午前三日始抵[redacted]舍稔而[redacted]耿生從津門寄一函併予石一函亦意其不能達也客久乍歸即攏關情宗黨係念遂不能即返蘇門耳遠辱使乎不獨見伯玉之面并見伯玉之心矣霖老久不相聞在蘇門乎故園乎匆匆不及多敘使乎自能悉鄙意也

十八日

簡梁叟　昔南都有九十六歲人呼為百歲翁嘗遣者旋以人瑞老兄適值其數而康健仍過之其壽

也更何如那吴餘四封友人以翁耄而見饋老兄宜
長翁十五歲先奉一嘗
十九日
復王郎　器識所以載道也全在不露鋒穎不見才
知乃足貴耳此君家今日第一吃緊事宏納臨路
手復不暇多及
二十日
叟峯家報　十四之辰前三日而答至後五日而答
散遠邇親朋十餘州縣詩三十餘章叟甚爾姊一
十二年始一歸家並諸女姪女孫娛我老懷應酬

雖煩亦不至過疲惟尚閒事字甫至而思緒紛來會
言文字之禁汝家門係最大渠唯而無別言者罷
族黨惟恐南去獨國鎮一家有勸駕之意

二十二日

復捉初 十五年過蒙恩愛此心蓋無日不在會心
亭也所不能即返蘇門者即瓏關情宗黨係念不
忍恝然言去且殘年涉遠途冒霜雪實難勝任錫
思梁太素八十二歲媚強不肯服王龍谿湛甘泉
九十之外不廢出遊況蘇門吾之并州也僕早暮
尚思鼓其出門終不忍負知己之眷戀耳

二十二日

保汝問顏子自問仁之後夫子事業都付之顏子顏子沒而事業亦竟不傳不知所付與不傳者何所指也曰孔顏事業只是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克復而天下歸此此外更有何事故曰都付之顏子顏子沒未聞好學不敢許其心之不違仁也故其事業有不能盡傳者耳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事業都是此一箇字象山宇宙二字見出此意孟子説的仁字最故曰其道大光

二十三日

復陳范彭　鹿郎事已與令五郎詳言之今復璧衣二套益見親家之高誼也錫亦具薄儀且賠遣譴兒送鹿郎到養遜家以完此事

復陳國鎮　方當壯年體中何多病耶多病道生心鬼神固以此成之矣病中吟字字見學力所謂南行此僕出門初念也不能即返蘇門者不獨情與理不忍去亦脩與勢之不宜去在家在外只求無疚於心足以對先靈而無愧見玉相愛不與衆同耿寄夏峯家字亦言之矣春深體健圖之念

二十四日

題柴宗之石卷　人有言事若可傳多具癖癖於山癖於水癖於花木癖於琴棋癖於仙佛嗜雖不同而其所係戀而不能捨者癖也從聞米元章癖於石題米友石亦如之夫豈其敵喬耶易曰其介如石朱子曰介如石理素定也元章尋之癖於石也吾不知其理之素定者何如倪玉汝黃石齋其石亦名於世人寶之如拱璧所謂其介如石者殆其人與予友宗之亦有石之癖予家有一幅宗之臨摹克肖其筆所摹諸家之石裁爲帖俾予弁其首予題曰石言乎介而附數言

二十五日

常二河贈言　稿入集

二十六日

高子續集序　稿入集

二十七日

遣兒送鹿郎於養遂家俾婚

二十八日

兒童嬉戲　此日天教入里門羣會嬉戲娛友昏牀

頭金盡親無累先世清風此輩存

二十九日

自嘆一絶　今歲事云辭懶欺我自知其留意惹時

好與陽春期　此日爲歲之終一歲之行事有愧

無愧或愧處多而慊處少立刻滌銷除刷好爲新

年砥礪之地如仍以污垢之身而度新年年復如

是老即至矣豈不可悲

日譜錄存卷之二十二終